

武俠長篇
奇情川說

鸚鵡武劍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9622B

武俠奇情
小說
鸚鵡劍

第十七回 審慎周詳安排三計策 機緣巧合邀請衆英雄

且說小土山衆俠義聽說齊執用美人計騙得錢興開口中說出李七和一班鑣手
的本領，李如淵便首先說道，照這樣說來就是齊家姊妹，用美人計混進行轅，遇着
了傅賊，也難刺着他的，不但憑她兩個女子的力量不濟，就是我們這班人一齊去
對付，如不用一個巧妙計策，我看萬難取勝的，朔兒道，我想齊家姊妹，既然說出了
口，要是不到行轅裏去也不好，一則要惹起王三的疑心，一則我們既然要想做了
那個滿賊，第一要探明行轅裏有沒有機關，第二要察看裏面的路經，又不能不入
虎穴的，所以我爲了這一層，到想出一個法子來，好使那賊中我們計策，大家忙問
是什麼法子，朔兒繼續說道，便是我裝做蔡家班的老板，你們一班人統裝着伙伴

們，送齊家姊妹進去，照理送親上門的人，他應該備辦一點酒菜款待的，也少不得找幾個人陪伴我們，如果是那幾位鑣手，我們趁着他勸酒的當兒，把酒杯裏下點迷藥進去，轉進他們幾杯，等待他們中了藥毒，迷住了本性，我們可分三路進行，一路到西院行刺傅賊，一路到後面把李七做了，祇要把一個人，結果這幾個鑣手，這不是事半功倍麼，如淵沈思了一會，方說道，老英雄，計策雖好，但恐未必盡如我等算計，第一我們送親上門，他那裏招待與否，絲毫莫有把握，雖然招待，也未必陪伴我們的，就是那幾個鑣客，卽如是的，我們又用什麼法子下迷藥於酒中呢，朔兒道，如果真到了那個機會，下藥的手段，包在我身上，決不致使他們看出破綻的，月瑛聽如淵和朔兒討論了半天，她便想出一個更進一步的計策來，便說道，據我看，這事的進行，還有一個補救的法子，如果他能招待我們，我們便照這種手續行事，若是不招待，或陪我們吃酒的，不是那幾個鑣手，我們也有方法，使他們中計，朔兒忙

問何計，月瑤道：「可將這種迷藥，分給齊氏姊妹，叫她倆設法將李七迷住了，我們待他倆在裏面，衝殺起來，再回到裏面接應，祇要先將李七做了，其餘便不難對付。」等到事情辦好了，那個李千總，縱然戴領兵衆來圍我們，使出騰跳的功夫，也不致着了他的迷路陣吧。」朔兒點了點頭，說道：「你這個法比較進步一點，培元周飛星、鳳彩雲也都贊成，齊環却道：『要說用法子，將李七迷倒，我和我姐姐二人大概有點把握，不過我倆的目的，是在傳賊一個人身上，如單先將李七一人做了，再去和那三個鏢手撕殺，反驚動裏面那個傳賊，被他逃去，仍然是失敗，最好是我倆一面將李七迷住了，趁着那是不動聲色的到西院去刺殺那個仇賊，大眾前去接應，那時如沒有鏢手在那裏，事情當然是很容易達到目的，如果有那幾個鏢手在那裏的話，請你們大家用全力將他三個纏繞着，我倆單對付傳賊一個人，便容易了。』如淵道：『總之這三種計策都可，不過先要到三元棧去，等候張錢二人到來，看情形如何。』」

再採取何種罷，大家說完後，便同齊環一直來到小清河鎮三元客棧，齊紈看見他們都來了，不知到底怎樣商議的，忙彳亍的問齊環，齊環便附耳將方才所討論的這三種計策，說與齊紈聽了，齊紈點了一點頭，忙教店小二再找出一個大房間，與大家住歇，一夜無話，到了第二天午後，張馬六和錢興開二人便來了，忙問齊環把事情怎樣辦的，齊環道：「蔡家老板把銀子收了，也沒有說什麼，祇將飯賬開銷清楚，全班的人都來到此地，說是候你們二位談話，於今他們全部歇在前面的大房裏呢。」張馬六道：「你快去把蔡老板找來，我同他有話說，其餘的人，不要他們來囉。」齊環便到前面去將朔兒請了來，便指着張錢二人向朔兒道：「這兩位就是三太爺的管家張先生和錢先生呢。」朔兒忙拱手道：「原來承二位先生厚意，賜贈老朽的銀兩，俾全班人脫離了困境，深爲感激。」張馬六道：「你老翁就是蔡老板嗎？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呢，但此時我也不必再說，你大約也聽到章家妹妹告訴你了。」朔兒道：「是

的，不過老朽的班子，平常是不大出門的，此次是因爲要趕天津十年一次的大會集，所以帶領全班人衆，經過徐淮一帶，沿途只望做點小小生意，幫助盤費，不意路過蕭山，連日陰雨沒有設場子，同時又因爲人多，在飯店裏住了好久，欠下的飯賬雖有限，但蕭山的人氏太小氣，連連的向我催索，我所以不願和那個地方的人再打交往，便叫做班的章家姊妹兩人，先到貴鎮賣幾手拳腳，希望貴鎮人氏幫助些銀錢，好回去開發飯賬，才能動身，不意章家姊妹二人，竟遇着你兩位貴人，賞賜許多銀兩，十分感激之至，不過三太爺的厚惠，我們既然拜領，而他老人家的意思，那能不遵示呢，但仔細想來，實在有點爲難，第一天津的會期迫近，我們不能在此久候，第二我們全班中的人，凡去大地方趕會集，都是預先將各項技藝練習好了的，而人數也早已配搭好了的，如今我們若是舍了她倆人，趕往天津去，班中雖然少了兩個人，不至於玩不起來，但到了那裏，臨時又須重將各人搭擋好了，才能開場

獻藝，古話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況敝班中平常若是沒有大會集，寧可以叫大家在家裏閑着吃飯，決不輕易出門的，我想既是承二位貴人台愛，率性拜煩二位，將此情轉達貴上，我們天津的一趟生意，情願犧牲不去了，因為敝班中若沒有她姊妹二人，場面一定不好看，所以我情願不做生意，不願意失面子，張錢二人聽了，知道蔡老板是在談生意經，却故意問道，蔡老板，你不到天津去做生意，豈不是大受損失嗎？我看還是去的好，至於若因為章家姑娘不去，使你班中受些損失，我兩人可以把你的意思，即刻回去稟知三太爺，當然總可以認你一點，我想再請三太爺送你二百兩銀子，不知道你的意下如何，朔兒道，老朽所不願去的原因，是實在怕失面子，不單是生意上受一點影響，二位先生既能體諒我的苦衷，再蒙賞賜二百兩，我決不爭較，就遵從二位之命，不過章家姑娘此番既蒙七太爺的垂愛，說不定到了他那裏，就此要和我全班人分別，否則亦要聽候七太爺的吩示，我們才可以

見面，因此我想借這個客寓裏，備一席肴膳，一則替章家姑娘餞行，二則酬謝二位先生的厚惠，不過當面邀請，恕不甚莊敬，未知能賞光否？錢興開道，既蒙蔡老板允許我們的話，不教我二人爲難，真是漂亮極了，我看你老也不必在客中做主人，還是我們二人把這話稟告三太爺，請三太爺備兩席豐美的筵席，送到七太爺那邊，請貴班全體到那邊去，一則是慶賀七太爺的喜事，二則是介紹蔡老板好和七太爺見見面，三則貴班全體也可借此陪伴章家姑娘過去，往後七太爺有什麼事情，就可以和你老爺直接談話，也免得我們二人做雙方的傳達呢，朔兒聽了，正中下懷，却故意裝出不肯的樣子，說道，我們得了三太爺的許多賞賜，應該要借酒酬謝厚惠，才是正理，如何反要他老人家請我們呢，這是實在不敢當的，張馬六忙道，蔡老板，你也用不着客氣，我們錢先生的主意，是再好沒有了，就是這樣辦罷，齊紈齊環聽了，恐怕朔兒仍要假做推辭，把事情弄壞，連忙接口向他說道，張先生說的不

錯，請你不要再推辭了。古話說，恭敬不如從命。我倆雖是女子，行事却歡喜爽直，所以這一回的事情，由他二位一說，我倆便答應了。於今還是答應了罷。朔兒道：我是因爲過意不去，並不是客氣。既然你倆說到爽直二字，我也喜歡爽直，就遵照張錢二位先生的話罷。張錢二人見朔兒已經承認他的辦法，狠是高興，便對朔兒齊紈齊環三人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兩人還須先回去，請三太爺備辦，等一會再見罷。說了均走出門去。朔兒見張錢二人回去了，便和齊紈齊環一同來到前面大房裏，把方才之事向大家說了。周飛如淵培元月蓉彩雲星鳳等，都暗暗會意。因爲三元棧的前後都是住的清兵營裏的官弁，不好大聲說話，只得竊竊的計議一回。待到那時候，各人身藏武器，相機行事。過了一會，張錢二人笑嘻嘻的走進齊氏姊妹的房裏，說道：你們兩位姑娘，快引我到前面去，與大家相見。齊紈齊環知道這事大約已經成功，連忙引張錢二人來到前面大房裏，與大家相見。朔兒看到齊氏姊妹引着

張錢二人進來，卽忙起身相迎，指着彩雲向他二人介紹道，這是我的女兒英兒，又指着月瑤道，她名月梅，是我的侄女，又指星鳳道，他名李鳳仙，是去年進班來的，又指周飛道，他名鄒悲，是我的老友，相幫我有二十多年了，又將如淵、培元二人，改名張耀、李明，說是他的夥計，大家也都向張錢二人，假意的恭維一番，張錢二人，覺得自己果然很似高貴的樣子，便對朔兒道，我二人把先前所計較的話，稟知三太爺，他老人家聽了，很是高興，馬上叫他家人那出二百兩銀子，交給我二人照辦，並叫我二人來向你老板說，明天下午請你們大家一起到東院百合廳上吃酒，還要請大家，各獻技藝，慶賀喜事呢，朔兒與大家聽了，無不暗喜，便道，既承三太爺看得起我們，這當然要遵命的，不過我們這一班粗手笨腳小玩意，不足以當大雅罷了，張錢二人道，好說，好說，這不過點綴風景而已，其實有甚麼考究呢，說了，便將二百兩銀子，點交與朔兒收了，並說道，請你們預備預備，我兩人回去了，明天再來相約罷。

說了，便向各人打了一個招呼，退出了大房，朔兒親送到大門，方才轉來和大家一笑道：「我們可不必討論這個問題了，明日就依照前天的三個計策，行事罷，大家聽了也相顧一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下迷藥醉倒雙凶惡 施暗器打傷八方神

且說王三太爺聽得蔡家班全體都肯來獻技，他便更高興的早已叫家人們備了兩席極豐滿的酒席，送到東院裏百合廳去，一面催張錢二人去約蔡家班，一面來到吟風閣，給李七道喜，李七忙拱手謝道：「多承厚愛，又爲兄弟破鈔，此情祇好日後感謝了。」王三道：「你我弟兄，何用客氣，便是我有甚事，老弟也應當幫忙的，區區費用何足掛齒呢。」正說着，忽然家人進來稟道：「蔡家班人已來到百合廳了。」王三和李七忙步下了吟風閣，來到廳上，只見張錢二人走到跟前，打了一扞道：「小的已將蔡家

班人，全都邀來了，大家全在前廳候見，王三道：「你可將女眷們請到後廳來，我和她們陪七太爺在一道吃酒，你二人陪他們在外廳入席。」張錢二人聽了，連忙轉到前廳。對朔兒道：「七太爺現在正和三太爺在後廳談話，先請女眷們到裏面入席，等一回再由我二人陪伴大家在外廳吃酒，兩位太爺還要出來與大家敬酒呢。」朔兒道：「不敢當，下敢當，既然七太爺吩示，就請二位引她們女眷到裏面去，我們在此等候一會好了。」張錢二人忙向彩雲說道：「請英姑娘和大家姑娘齊到裏面入席。」彩雲聽了，便望着月蓉齊紈齊環星鳳等一笑道：「喂，聽得麼？我們一齊到裏面去吃酒哪。」她們也笑着齊聲說道：「好的，我們進去呀。」說着一齊跟着張錢二人來到內廳，只見王三和李七二人早已並肩坐在上座等候了，張錢二人向上面打了一扞道：「姑娘們全都來了。」王三道：「請她們來坐下一同吃酒。」張錢二人道：「一個是字，便向彩雲道：清英姑娘同大家姑娘入座，我二人要到外廳陪酒去了。」彩雲便同月蓉齊紈齊

環星鳳等，略向王三李七二人欠了一欠身子道：小女等感謝二位太爺，王三忙舉手招呼道：不用客氣了，請各位姑娘入座罷。於是彩雲月蓉齊紈齊環星鳳都圍坐下面，舉杯敬酒。李七看見齊紈齊環比前番略加了修飾，愈加美麗，其餘的三個女子，也無不各有姿色，心想我此刻艷福真不淺了，不料蔡家班竟收羅這許多美人兒，做招牌，難怪他說只趕大碼頭會場，不到小地方做生意，當然是大碼頭王孫公子，富商貴介的奢豪，一擲千金，不足爲奇，尤其在一班女子們身上，最肯花錢的，可見這位蔡老板真會做生意了，想得正是高興的當兒，忽然齊紈站起身，舉杯送到他面前道：小女姊妹們多蒙太爺的厚愛，十分感激，特奉請太爺一杯，略表寸意。李七見齊紈說話伶俐，甚是喜愛，便接過酒杯，一飲而盡。齊環也齊杯向王三道：多蒙太爺厚愛，賞賜銀兩，無一爲報，特奉敬一杯，聊酬恩惠。王三也不推辭，接過杯來，喝完了，於是彩雲月蓉星鳳三人均做出千嬌百媚的樣子，各向王李二人敬酒，直把

他二人灌得斜眯着眼，神魂顛倒，齊紈便趁這個時候，將迷藥從袖中暗投壺中，輕輕的振盪了一回，一連斟了十來杯，送到王李二人面前，慫勸奉勸，王李二人那知酒中有藥，仍是舉杯滿飲，不一會便將十來杯藥酒喝完了，此時內廳的僕人，只有二個人輪流上菜，並無第三人，約過了一刻鐘的辰光，王李二人竟昏昏睡去，月瑤彩雲星鳳三人見時機已到，各將外衣脫去，取出藏在身邊的兵器，首先將兩個家人砍了，齊紈齊環也取出寶劍，各向王李二人喉下刺入，立即倒地斃命，她們正要奔到前廳，忽見朔兒周飛如淵培元四人各執着傢伙進來了，齊紈齊環忙問外面如何辦得，朔兒道：「全都做了，你們裏面怎樣了？」齊紈忙答道：「都已結果性命了，現在我們趕快到西院去罷。」于是由齊氏姊妹二人引路，大家越過院牆，直奔到玩月樓跟前，首由齊紈齊環騰身由窗戶而入，原來這樓上共是三間，兩暗一明，東西兩邊是兩個房間，中間是個客堂，收拾得富麗堂皇，上面陳設一座八仙榻，兩邊有八寶

椅子茶几，壁上還掛着字畫等等。齊紈齊環見客堂空無一人，便分往兩邊室內尋找。齊紈來到東邊室內，只見一個面圓白胖的滿清官員坐在桌子跟前，翻閱公文，傍邊還有二個下人摸樣的人左右侍立着。齊紈估量便是傅腊塔，於是怒從心上記，惡向胆中生，舉劍大喝道：「好仇賤姑娘，如今來取你的首級了。」說時遲，那時快，劍起首落，兩個聽差嚇的忙跪着哀求道：「女大王饒命哪。」齊紈按劍問道：「你兩個是他的什麼人？」快說出饒你們狗命。那兩個下人顫聲說道：「小人們是俞師爺的聽差。俞師爺想必和大王有仇的，所以被大王殺了，小人們却和大王素無冤仇，請大王饒命哪。」齊紈方知道殺錯了，忙問道：「傅欽差現在何處？」趕快說來。那兩個下人又顫聲答道：「他在西邊室裏。」齊紈聽了，更不再問，忙來到西邊室內，只見齊環正與一個紅臉大漢撕殺。朔兒周飛如淵培元月塔彩雲星鳳等也都上來了，另有一個黑臉大漢兩手拿着千斤鐵錘，站在一個獐頭鼠目官員前面，看見上來了許多人，便大喝

道，誰近我的跟前，誰便送死，又有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忙把那個獐頭鼠的官員負荷着，從窗口跳下，黑臉大漢在後面跟隨，舞動大鐵錘，一路風聲呼呼的在後面保護，齊紈恐怕被他逃脫，也不管齊環和那紅臉大漢撕殺的誰勝誰負，連忙跟着黑臉大漢後面追來，周飛見齊紈一人追趕那三個人，忙回朔兒道，我和你趕快去追趕，這裏由他們辦去好了，朔兒道，理應如此，說了，便和周飛一同跳下樓，向前面追去，這裏如淵培、元月、瑤星、鳳彩雲五個人見齊紈與那黑漢撕鬪，齊環一劍劈去，失了重心，防恐有失，正要上前幫助，忽聞樓下人聲鼎沸，原來王三和李七被殺的時候，王三有四個家人，在百合廳前廳照應，兩個家人伺候上菜，另有兩個家人來往傳遞什物，朔兒等一班人，一時沒有注意，祇將上菜的兩個家人殺了，這兩個傳遞什物的家人，在廳下看見了，趕快溜之手也，跑到北關莫參將營中送信，八方神莫參將聽到花園裏來了刺客，防恐怕欽差有失，連忙點齊兩營兵衆，直奔花園西院

而來，正遇着樓上廝殺的聲音，他便大聲喊道，欽差大人，不須驚駭，我莫壽年帶領兵衆前來接應了，趕快奔下樓罷。吳勝鬪着齊環一人，雖然不致費力，但眼見又上來五個人總不免有些驚慌，正想設法先將交手的女子取了，再對付這五個人，忽聞樓下莫參將的聲音，他便使出滑溜身材，賣了一個破綻，使齊環一劍落了空虛，轉身來到背後，趁勢將齊環打翻地下，如淵月瑤連忙各執芙蓉雙劍，搶前一步，跳在齊環身體的前面，向吳勝大喝道，紅面賊，休得逞強，我等來取你也，說了雙劍齊落，那知吳勝早已跑下樓去了，培元星鳳彩雲連忙將齊執扶起，問道，姐姐受了傷嗎，齊執忙搖手道，幸得月瑤姐姐夫婦二人，搶到我的前面，不會被他得手，於今雖跌翻了，却是落在樓板上，絲毫沒有受傷，我們趕快追下樓去，不要使那賊逃脫了，如淵月瑤見齊執扒起來了，知道並未受傷，趕快追下樓去，培元星鳳彩雲齊執也隨後跟來，莫壽年抬頭看見男女六人追趕吳勝一人下樓，忙指揮兵衆，包圍上來，

大叫道，何方狗男女，不聞我八方神某某的威名嗎，還不與趕快逃走，要來送死不成，如淵大聲喝道，好奴才，你不過是滿奴的一個芝麻武官兒，有甚本領敢誇此大口，不要逃，我來取你也，說着，舉起芙蓉劍向壽年砍去，壽年忙讓過了劍，輪動大刀，向如淵左肩削來，月瑤連忙上去用劍一格，只聽得刀劍互擊，噼啞一聲，火星四射，月瑤方知道他那口刀，也非凡品，不免抖擻精神，和如淵雙戰，莫參將一人，培元星鳳也雙戰徐勝，齊環彩雲兩個各執着劍，砍殺四周的兵衆，好似斬瓜切菜一般，所以各兵士只得站在他們廝殺的圈子外，遠遠的吶喊，却不敢圍近身來，莫參將手中的一把刀，虬舞龍飛，一滴水也澆不進去，如淵月瑤二人和他鬥了一百餘合，他却轉戰不衰，沒有一些兒破綻，月瑤暗想這廝的刀法純熟，而且千變萬化，非用暗器傷他，不能取勝，想定了主意，左手一伸，霎時七枝袖箭，同時飛出，分作七路射來，莫壽年雖知對方使用有暗器，以爲是平常的鋼鏢，連接了三枝，却不提防仍有四

枝飛向他頂門咽喉兩目，上下左右的打來，連忙把頭一扁，說時遲來時快，任他如何敏捷，左目已中一枝袖箭，其餘三枝由側面飛過去了，莫壽年被打傷了左目，血流滿面，不敢戀戰，且戰且退，將兩營兵衆引出了西院，意欲退回營去，這裏培元星鳳也和徐勝戰了一百餘合，徐勝雖然敵不過兩個勁敵，但是他的身材滑溜，所以培元星鳳也傷他不到，他正想施用故技，轉到星鳳後面的當兒，忽見莫參將左目受傷，率領兵衆，且戰且退，他此時也只好打消念頭，隨着莫參將退走，於是如淵月琿追趕莫壽年，培元星鳳追趕徐勝，齊環彩雲追殺各兵衆，方到南院門口，忽然裏面湧出數十個武裝打扮的人，各執兵器，大喝道：那裏來的一班狗男女，竟傷害我們三大爺的性命，休要逞強，我等來取你也，欲知這班人如何由南院趕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窮途寇驅兵反鬪

俠腸女發彈誅仇

卻說如淵月塔培元星鳳齊紈彩雲六個人正追趕莫參將和徐勝與各兵衆的當兒，忽然由南院冲出一班人來，各執兵器，殺將上來，十分猛勇，原來他們是王三手下的一班亡命之徒，平日幫助王三在小清河三圩一帶專做那些喪天害理的事，情被害的人家，因爲王三有錢有勢，武的力量鬥他不過，文的官司又打他不過，只得忍氣吞聲，不和他爭論，這一班亡命之徒，依仗着王三上通官府，下又結交齊魯一帶道兒的英雄，便在外面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內中有十個小首領號爲十兇，乃是拜把的十兄弟，這十個人之中，恰好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等姓，於是把原來的名字統通取消，改爲趙大，錢二，孫三，李四，周五，吳六，鄭七，王八，馮九，陳十，等名字，王三爲着要用這班人，特請了兩個北方教師到他家中，教這班人的武藝，整整的練了好幾年功夫，雖不說武藝精通，但刀槍棍棒的幾路功夫，也還玩的透熟，他們聽得王三家人送信，說王三太爺被一班江湖上賣解的男女刺殺了，連忙來到

東院，只見百合廳的內外，橫在地下的屍首，共有十來具。王三太爺的屍首，也倒在裏面，刺客已經去了，正要出外尋找，忽見西院的二個下人，慌慌張張的奔入道：我們兪師爺被一個女刺客殺了，一會兒又來了五六個男女刺客，圖刺欽差大臣，現在正與徐勝爺廝殺着，莫參將已帶了兵衆來到西院捉拿了，十凶聽了，正待奔往西院，忽聽得院門口人聲沸騰，仔細觀看，原來是莫參將和徐勝二人被六個男女追趕下來，各兵衆紛紛後退，於是他們十凶大喝一聲，上前接應，趙大錢二，上去幫助莫參將，雙戰李如淵，孫三，李四，上去雙戰薛月塔，周五，吳六，上去幫助徐勝，雙戰倪培元，鄭七，王八，上去雙戰徐星鳳，馮九，陳十，帶領數十個打手，上去圍戰齊環和彩雲二人，莫參將見南院有人出來接應，忙退下來，將懷中的創傷藥取出來，敷在眼眶中，止住了血，又將衣襟裂開，裏黏了創口，稍稍止住疼痛，他便忙把兵衆分開來，擺成了迷路陣，自己專門指揮各人和衆刺客廝殺，吳勝也退下來，加入馮九

陳十一道，去圍戰齊環和彩雲兩個，這一來把他們六個人，竟圍住了，不得脫身，究竟誰勝誰敗，暫且不題，再把這筆掉轉來，補敘齊紈周飛朔兒追趕傅腊塔的事情，且說地下鑽王矮子，將傅腊塔負荷著跳下玩月樓，直奔北關的李參將營中，翻天鷓子董武手拿一對千斤鉄錘，舞動着在後面緊緊保護，齊紈使出踵跳功夫，不一會便趕到董武的後面，大叱道：黑面鬼休要逃走，你姑娘來取你的首級了，說罷，一劍由腦後砍來，董武聽得腦後一陣冷風，忙回身舞動雙錘，上前招架，一錘將劍格開，另一錘却向齊紈的橫腰間打來，齊紈忙將身子一蹶，跳起一丈餘高，董武的錘掃了一個空，齊紈便在落下的當兒，使出脚尖向着董武的眼睛踢去，董武向地下一蹬，齊紈的脚也踢了一個空，她便舉起劍，又向董武的咽喉刺去，董武還錘招架，兩人劍來錘格，錘來劍挑，直鬥了五六十個回合，後面的朔兒周飛，也趕到，朔兒看見齊紈與董武棋逢敵手，知道硬鬥不能取勝他，忙取出雙鑣，左手一揚，同時發出

董武見對面有暗器飛來，忙用手接住第一枝，那知第二枝又到，將他所接的第一枝標打出手中，雙鑣齊向他的右肩打來，早已打穿了兩個大窟洞，血流遍體，頓時左手失去了平衡力，右手的一錘，只能有格劍的功夫，沒有還手的機會，齊紈此時更施出九宮連環進攻法，董武的一錘，便有些招架不迭，正在危急的當兒，忽然齊紈手中的寶劍脫出一二丈以外，此時董武喜出望外，正要舉錘向她打來，只裏周飛連忙舉起手中的七星銅棍，搶前一步，格開他的鐵錘，朔兒看見對方來了一人，用鐵丸打出，正打着齊紈的右手脈心，齊紈右手突然負痛，所以握不住寶劍，幸得她師父上來接應，連忙退了下來，此時朔兒已揮動長劍向那個用鐵丸打傷齊紈手脈的人大喝，道：「好逆禿，給你逃脫了性命，還是不安分，又到這裏來送死麼？」說着，竟和那個和尚廝殺起來，原來那個和尚不是別人，却是非非僧，他如何突然來到此處呢？做書的也少不得慢慢的交代一下，他自從和鐵臂道人、畢玉海、秦霞倩等，

在下塘村替着蕭四發喪訃告徐海一帶道兒裏的英雄之後，只望請得大家來到，把蕭四全家被周家班的人慘殺之事，宣告於衆，好激動同道兒的義憤，借此報仇，那知此番所來的人，都是蕭四的下手把子，平常奉蕭四爲首領的，竟沒有一個出色的，人物，聽說蕭四全家被人慘殺，不過空空的嘆息了一會，全沒有一點表示，此時非非和鉄臂不禁大失所望，草草的將蕭四埋葬了，便和鉄臂玉海霞倩商量道，不想徐海一帶道兒裏的人，却是些膿包蕭四兄在日，朋友到不在少處，何以他死後，只如此寥寥的幾個人來到，於今不說別人，連那馬起旺，自己到沒有來，亦可想見人情似紙了，這樣看來他的血海冤仇，非我們另想他法，不能報復了，鉄臂道，我想到五台去，約我的師太慧貞道姑，因爲她有些道法，一定可以消滅周家班的人，非非僧道，我有一位師弟，名叫董武，他現在傅欽差那裏保鑣，因爲他的勢力很大，或者能請欽差上一個奏摺進京，說是周家班在平江招兵買馬，意圖不軌，由朝

廷派兵剿滅他們，也可以報得仇恨，玉海道小弟因在天津鬧出了亂子，避風來此，所有舊日的朋友，差不多四處散了，沒有音問，代蕭四兄報仇的一件事，只好拜託二位計劃行事，小弟和敵徒，惟有從中幫助二位，除此之外，便別無能力，還求二位老兄原諒，非非，鉄臂道，不必客氣，同是爲朋友報仇，俟我倆預備好了，再約請令師徒二位罷，說了，便各自分道而行，鉄臂前往五台山，非非便向小清河鎮而來，適值董武被一個女子纏住廝殺，後面還有兩個人追趕着，又被朔兒用雙鑣打傷了左肩，他仔細一看，原來就是兩個仇人，所以他趕快發出鉄丸，先將纏住董武的女子打倒，以便再與董武抵敵這兩個仇人，此時周飛和董武，朔兒和非非分作兩處廝殺起來，齊紈脫了空，仔細瞧看右手，幸得只起了一個大紅包，並未受重傷，她一面用手帕將右腕緊緊紮起來，一面將寶劍拾起，施出蹤跳功夫，再向前面追趕王矮子和傅腊塔二人，不到片刻，便被她追到了，王矮子正負着傅腊塔將到北關，聽得後

面的刺客已經追趕到了，他便將傅腊塔放下了，叫他先跑，自己便轉身來鬥齊紈，齊紈看見王矮子放下傅腊塔，知道他要轉身向自己廝鬥，恐怕給傅腊塔乘空逃走了，她便取出三個鋼丸在手，連忙對準傅腊塔頂門，咽喉，心窩打去，說時遲那時快，竟一齊中了，傅腊塔頭和咽喉都打穿兩個窟洞，只有心窩一處，因為是着了一件保身衣，所以未給打穿，此時血流滿身，倒於地下，奄奄一息，王矮子正欲回身去救，而齊紈的寶劍已到面前，于是他不得不和齊紈廝殺，便舉起一對雷公錘向齊紈的頂門和胸前兩處打來，齊紈忙側身讓過雙錘，順勢一劍砍去，王矮子便將左手的錘來格寶劍，右手的錘，又朝齊紈的頭上打來，齊紈忙收回了劍，渾身向左一偏，讓過了錘，使出一個周處斬蛟的勢子，右手舉起寶劍，向王矮子的腦上劈來，王矮子覺得腦後有一陣冷風吹來，趕緊朝下一蹬，讓過了劍風，忙使出一個鷓子翻身，溜到齊紈的背後，舉起一對雷公錘，向齊紈背後打來，只便是他的最後煞手一

着，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防備的，齊紈因爲聽見錢興開說過的，早知道他有這一着，她見他溜到了自己後面的時候，便將身子跳起二丈多高，王矮子用盡力量雙錘打去，只望這一着定將齊紈打死，那知反着了一個空，失去了重心，連錘帶人向前跌去，此時齊紈剛剛落下，竟毫不費力的舉劍砍去，王矮子即時身首異處，她殺了他之後，忙跑到傅腊塔身邊一看，那知早已嗚呼哀哉了，她恨未將他生生殺死，便宜了他，只得嘆了一口氣，用劍將他首級取下，又將他的肚膛剖開，取出心肝，一並提在手中，趕忙回轉，來尋周飛朔兒，恰好在途中相遇，忙問董武和那個和尚怎樣了，周飛道：董武給我殺了，非非僧已經逃走了，朔兒道：不料這個逆禿脫逃的本領真大，不知他是用什麼撒迷了我的眼睛，乘間逃走了，說了，忽見齊紈手中提了人頭和人心，便問道：你的目的達到了麼，齊紈點了一點頭，微吁了一口氣，道：不幸只殺了一個死的啊，便將她和王矮子撕鬥時的情形說了，周飛道：總算他是死在你

的手中，何必定要殺他，况殺人以挺與刃，本沒有分別的，目下大仇已報，我們趕快到西院去，看看如淵培元等一班人怎麼樣了，朔兒點頭稱是，三人同向西院路上走來，走不多遠，只聽得一片喊殺之聲，沸騰騰猶如兩軍交戰一般，他三人帶緊了脚步，趕到前面，定睛遠望，只見一個藍頂花領的武官，左眼裹了布手執大刀，指揮兵衆，向五處衝殺，另有十多個人，將如淵培元，月塔，星鳳，齊環，彩雲六個人分爲六處圍着撕殺，照情形看來，只十幾個人雖不見得取勝，但有這個武官，不知用的什麼法子，却將他們困住了樣子，齊執猛然想起道，這莫非就是錢興開所說的那個八方神莫參將所擺的迷路陣嗎？她想了便向朔兒周飛道，我們可先將那個武官用暗器取了，再殺進去，接應他們，朔兒周飛齊聲答道，好的，於是他們三人的暗器同時發出，欲知莫參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割首挖心撮土遙祭 白光浩氣循道尋踪

卻說莫壽年正在指揮兵衆，向如淵等五處衝突。朔兒忙舉手發出雙鑣，周飛發出三枝袖箭，齊紈也發出三顆鋼丸，齊向他打來。莫壽年猛聽得颼颼的風聲，由對面躡來，知道有暗器來到，忙把頭一低，讓過了朔兒的第一枝鋼鑣。第二枝又到，剛剛打中左肩，同時周飛的三枝袖箭和齊紈的三顆鋼丸一齊飛到。莫壽年忙將三枝袖箭接到，待要躲避鋼丸時，已經來不及了。那三顆鋼丸一顆打中右臂，穿洞而過，其餘的兩顆都打中了右肩，頓時受了重傷，血流遍體，而右手中的大刀也脫落在地。於是大叫一聲，跑到兵衆裏面去了。兵衆沒有人指揮，也只得向後退却。這時候如淵見兵衆紛紛後退，知道有人前來接應，他便抖擻精神，把芙蓉單劍向左右各方揮動，便將趙大錢兩個殺死了。忙縱身來幫助月瑤，殺月瑤見如淵前來相助，忙撇開孫三舉起芙蓉雙劍，向李四砍來。李四躲避不及，霎時腦袋分作兩半，邊倒在地下。如淵見月瑤將孫三交給付於他，他便把手中的芙蓉單劍向前一揮，將孫

三的首級砍去，飛到空中打了幾十個筋斗，方才落了下來，這裏倪培元看見如淵和月瑤夫婦二人，已將對手做完了，他便擺開手中的雙刀，向左右砍劈，將周五的右手連同手中的傢伙砍去，飛出數丈之外，又將吳六的左邊臉削了半邊，周五吳六都受了重傷，忙跑到兵衆裏面去了，培元也不追趕，忙提着雙刀來看星鳳，只見星鳳手執雙劍，上下飛舞，只殺的鄭七王八無處逃生，培元大喝一聲道：你兩個膿包，還不趁早把腦袋獻出了，何苦在此活受罪呢，說了，手起雙鏢上去，先將鄭七殺了，星鳳也趁時雙劍舉起，將王八自頭至脚，砍作雙半邊，分倒在地，於是如淵月瑤培元星鳳四人合在一處，正要來接應齊環和彩雲二人，只見彩雲手舉鳳凰寶劍，接連使出三才砍劈法，早將陳十砍作三段，頭和手脚身體都已離開，徐勝見了，知道不是勢頭，也逃到兵隊裏去了，這裏馮九正待要逃，却被齊環手起刀落，早結果了他的性命，他們六人看見對手都被殺的殺了，傷的傷了，就只有徐勝一人生

全逃脫，跟着莫參將兵衆裏退走，方欲追趕前去，只聽見後面有人喊道，寇窮莫追，我的大仇業已報了，放他們逃生罷，他們六人回頭一看，却是齊紈右手執着長劍，左手提着一個首級，和一顆人心，和朔兒周飛三人齊站在對面的一個土丘上，頻頻搖手，於是如淵月瑤，培元星鳳齊環彩雲六個人，方才住了手，各提着傢伙，跑到齊紈等跟前忙問其所以，齊紈把左手的人頭和人心，提起來給大家一望道，這便是仇人的頭，和心啦，於是，便將她先到西院玩月樓東邊室內，快殺了姓俞的，後來聽得姓俞的聽差說是傅賊在西邊室內，忙跑到西邊室內看見齊環和一個紅臉大漢撕殺，另有一個黑臉大漢和一個矮子，手中執看兵器，站在一個官員前後保護着他，她正要上前去殺他，却被那兩個人負着他逃去，連忙追趕前去，後來朔兒周飛兩人，也帮着在後追趕，快要趕到的時候，又被一個和尚，用鉄丸打痛了她的手臂，脫落了手中的長劍，幸得朔兒周飛與那個跟在後面保護傅賊的人，和那

個打她的和尚，四下交起手來，才脫了身體，趕到前面用鋼丸先將傅賊打倒，然後再殺了那個負荷他的矮子，割下了仇人的首級，挖出仇人的心肝，將前後之事說給他們六人聽了，大家都喜慶成功，朔兒道：齊家姊妹此時雖是達到報仇的目的，但是傅賊是清室的一位欽差大臣，於今被我們刺了，又將保護他的莫參將打傷，並殺死許多護鑣和兵衆，這個亂子，闖的實在太大，莫參將此時雖不能追趕我們，日後清庭決要追究這件事情的，我們不能在此久停，須趕快回離塵島去，便是周飛老弟也要趕快回去預備才是，齊執道：我此刻帶了這個仇人頭和心肝，在路上也不方便，只好就趁這個時候，把牠祭了我的亡過的父母兄長之靈，丟棄了，一路回去罷，大家聽了齊說道：齊家姐姐，你要怎樣辦，就請趕緊辦罷，於是齊執使用紙做了三個靈位，上面寫了她父母和她兄長的姓名，一字兒排列在地上，又將傅賊塔的首級和心肝，共在靈前，撮土爲香，和她的妹妹齊環同跪在靈位面前，哭祭了

一番，大家也一齊跟着祭奠，祭畢，齊氏姊妹二人，便各執着劍走到傅腊塔首級和心肝跟前，雙劍落下，一陣兒亂斬，霎時間將人頭和心肝斬成肉醬，她們姊妹二人忙收了劍，來拜謝大家道：多蒙師父和俞老伯，以及諸位英雄，相助愚姊妹報了父母之仇，此恩此德，設齒不忘，日後諸位如有使喚，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耿耿此心，矢對天日，說罷，又不覺兩眶熱淚，紛紛落下，朔兒周飛和大家忙上前勸慰道：你我等都是志同道合，患難應彼此相共，你倆的事，卽是我等之事，應當幫助的，請不必客氣，現在我們可以動身回去了，齊執道：請大家先走一步，我和我的妹妹還要到蕭山去一趟，然後才得回平江呢，周飛忙問何故，齊執便將在下塘村相救羅家主僕二人及李媽小毛頭之事詳細的向大家說了，並說道：救人要救到底，如今眼見小清河一帶圩莊汪洋一片，羅家主僕無家可歸，而救我兩姊妹性命的李媽也沒有安根，故所以要去看看，作如何安置，周飛道：你所說的羅彩屏，可就是

小清河羅仁傑的小姐嗎，現在他的哥哥羅良驥，到淮安去了，此刻恐怕已經來到我家，也未可知，我們何不一同前去，約她們同到平江，使她兄妹兩人見了面，再定辦法不好嗎？至於李媽的一方面，如果她丈夫田牛兒回來了，就叫他夫婦二人在蕭山同俞海山在一起做點生意，以後我們再接濟他們，倘是她的丈夫，仍無音信，便請她到平江和我們在一處過活好了，如淵朔兒，忙問周飛道，可就是替我們運動淮安張參將的那個羅良驥麼？周飛答道，正是此人，培元月塔星鳳彩雲四人聽了，忙向周飛道，既是這樣，我們大家回去好了，反正我們出來，是爲的要訪問各路英雄的消息，又何必急急的回去呢？齊紈齊環聽說大家都要到蕭山去，更是高興極了，忙說道，此番又要勞動諸位了，朔兒笑向她二人道，你倆又來客氣了，要知道行俠仗義，乃我輩分所當爲，亦是你我等共全責任，設有彼此界限的，如果太客氣很了，反將彼此間一片至誠相處的真性遮殺了，我等並非真正的江湖者流，不過

藉此掩飾外人的耳目罷了，大家似不必要這些無謂的虛謙，才是各人聽了朔兒的一番話，俱道：「老英雄所說極是，此後我們要秉着自然態度去做事，決計去消這些浮文虛禮，是大家說說講講，一路同往蕭山，正走之間，忽看前面一片白光直冲霄漢，猶如一疋白練一般，而且哄哄之聲，隱約可辨，大家立住了脚步仔細察看，方知這道白光由東南方而起，約距數十里的光景，如淵道，此光好像是劍光，但劍光乃流動不定的，這種光線，僅上下閃爍，毫不移動，而這個聲音，不好像廝鬥之聲，又却是隱隱約約由水中而起的樣子，究竟似劍光非劍光，似鬥聲非鬥聲，實在猜不出是什麼東西，啊，朔兒道：「據我看來，決定是那一位劍仙和一個惡物廝鬥，而且這惡物的本領，不在這位劍仙之下，所以雙方抵住了，各用着運氣的功效，比試高下，因此這道白光才定住了在那裏不動，如淵培元周飛月瑤星鳳齊紈齊環大家聽了，都說老英雄猜的不差，周飛道：「我們何不依着這道光線，走到那裏，看看到底

是什麼事情，如淵和大家聽了，很是贊成，便一齊朝着白光那裏走去，漸漸走到响水口，這响水口是大潮河口，大潮河爲黃河新道，東流北海，現在黃河氾濫，故道淤塞，大部份的水，多由此處歸海，正行着，朔兒猛然指向大家說道：看啦，我猜的究竟有點相似了，大家聽了，齊向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見一個老道人和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同站立水面上，那老道人張着口呼呼吐氣，從他的口中吐出的，乃是一道白光，那個童子手中執着一把亮晶晶寶劍，聚精會神的對着那道白光，準備斬殺什麼似的，水裏面也有一道瀑布樣的白光噴出，朝着那老道的白光迎上去，此上彼下，彼下此上，兩兩相對，勢均力敵，如淵道：果然是老英雄猜的不差，可惜我們只班人莫有和白雲奇孟飛鸞一樣的人，不然也可以跳入水內和那個水中的怪物廝鬥一場，或者可以幫助這位老道人呢，周飛道：這個水中的怪物，想來道行很不淺，或者這位老道人也許鬥他不過哩，培元星鳳齊執齊環月琿都說道：恐怕

不出周老英雄的所料，但是我們既到此處，遇見這種事情，應該要想個法子，幫助這位老道人一臂之力才是呢。朔兒道：我們這班人平時只有在睦地上和人擲鬥的功夫，於今遇着這種水中爭鬥的事情，簡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除非有尅水的法寶，休想出這個風頭啊。星鳳聽得朔兒提起尅水的法寶，她猛然想起一件東西來，忙在袋中取出，向朔兒道：我這匣中有件東西，能夠尅水，不知可能幫助這位老道人嗎。朔兒接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小小的錦匣，打開來，裏面有一顆紐扣大的真珠，穿在一捲紅絲線上，晶圓可愛，他拿在手中，端詳了半晌，方問星鳳道：你這棵珠子，可是辟水珠嗎。星鳳搖頭答道：不是，此名定潮珠，乃是祖遺之物，我的叔父他入山修道，說要着這件東西無用，所以給了我，並對我說：日後倘要行走江湖，遇怎風浪，只須把這捲絲線解開來，將這顆珠子，拋在水中，風浪便會平息，等到風浪過後，再把捏在手中的絲線，仍舊繞起來，珠子便會跟着絲線到手中，所以我想走到近

身處，將這捲絲線解開來，把這顆珠子投入水中，好將那個水中怪物，口中的一般水劍壓迫下去，讓那位老道取勝咧。大家聽說是定潮珠，知道是一件寶物，忙齊聲道：「既然是有這件尅水的寶物，無論如何，我們前去試一試看看，有效無效，現在可不必討論，說着便一齊向近前趕來，不一會便來到响水口的河岸傍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擲下定潮珠打落水劍 分解孽龍體修造戰船

却說朔兒周飛如淵培元月瑤星鳳彩雲齊紈齊環等，一齊來到响水口河岸上，只見水中有一條金耀耀的怪物，張開巨口，吐出一道瀑布似的水劍，直向那位老道人口中的白光噴去，那老道的白光頓時縮回數丈，那怪物的水劍下落時，老道口中的白光，又放射出來，一上一下，沒有勝敗，星鳳忙解開絲線，將珠子的一頭繫着

一塊小鉛，一手捏住線頭，一手將小鉛塊用力拋去，剛剛打着那怪物的水劍上面，說也奇怪，頻時那道水劍，便跌落下去，吼的一聲，那個怪物忽然不見了，那個老道人，和水中怪物運氣相鬥，覺得時間太久了，氣力有些接不上來，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然看見岸上有人拋出一物，將那個怪物的水劍打落下去，他便趁勢將口中的短劍吐出，射入水內，半晌見水中毫無動靜，方將短劍收回，同那個童子踏着水，走到岸上來，向大家拱拱手道：「多承相助，現在雖不曾殺了那個孽龍，但牠已受了重傷，往後只須趕着牠斬殺便了，但不知各位英雄尊姓大名，因何至此，還請賜教。」朔兒見那老道走到面前相問，他便拱手答道：「在下俞朔兒和大家兄弟，由東海前往蕭山，因在路中看見劍光，所以同大家尋找到此，不料竟遇着老道正和那水中的怪物撕鬪，由我們徐小姐拋出定潮珠，將那怪物的水劍打落下去，不想就得了勝利，這也是意外之事，請問老道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却因何要與那水中怪物相

鬥，那老道忙驚喜道，原來老兄就是鬧天宮俞老英雄嗎，久仰之至，老朽乃雲中子濟玄和弟子畢鶴年，向在峨嵋三元觀修道，只因五華山孽龍逃脫錮禁，來到黃河汜濫爲害，所以和弟子一同追趕到此，本想將這個孽畜追殺了，以除後來的水患，無奈牠的道行不小，所以老朽的劍術不能傷牠，因欲用運氣功夫將牠打死，不料牠竟噴出水劍來抵抗，老朽已經與牠鬥了三日三夜，仍不能傷牠，幸得各位英雄到來，幫助一臂，方用短劍刺傷牠的項部，此時這個孽畜已經深藏在水底去了，只須候牠出現的時候，再斬牠便了，說罷，他忽然看見彩雲手中的一把鳳凰劍，忙驚訝的問道，此物是孽徒銑奇龍所有的，因他違背教訓，所以老朽與他斷絕師徒情誼，不知何以落在這位小姐手中呢，朔兒聽得是雲中子濟玄，知道他是峨嵋正派裏的人物，於是便將飛蟒嶺一斷事由，和離塵島諸俠義的志願，敘述一番，雲中子頻頻點頭道，不料老朽今日竟遇着了這一班表同情的英雄，却不枉十餘年來教

訓徒兒的一番心血了，說罷便向鶴年道：「這一班豪傑志士，都是你將來共大事的人物，以後你必須盡你的力量去幫助他們，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業，才不負爲師的教訓啊。」說了，忙教鶴年以後輩之禮與大家相見。朔兒等一班人也各謙遜了一番，並各道姓氏。濟玄便問朔兒等此番前往何處，朔兒便將先往蕭山再回平江，預備舉義之事，對他說了。濟玄道：「若論滿奴進據中原，夷我漢族，便該急切反抗，不過時機未熟，總不可孟浪。况離塵島雖然孤險，究竟實力有限，而且太湖八百里居民，多以漁業爲生，絕少耕種糧食一項，必須仰給他處，萬一被困，糧食不濟，雖有精練的水軍，也不能保守，所以舉義的一着，必須聯合各地同志，在各處佔得了實力，互通聲氣，然後登高一呼，使各處響應，但於軍事上獲得了連絡，方能成其大事。未知各位英雄，可曾於各處聯絡一班同志否？」朔兒便將如淵和周飛兩處的準備，及蘇氏三兄弟前往各處聯絡獵戶之事，叙說一遍。濟玄點頭道：「如果各方面均有切實

把握時，雖不定成功，然亦不致一舉而失敗，總可以與滿奴拚一個你死我活，與我們漢族爭一點民族光榮，方不負此七尺之軀，與各位志士的抱負也，不過我此時還不能附驥於各位，須得將這個孽龍追殺了，方可以使敵徒追隨於各位英雄之後，願各位勉之，說罷，便和鶴年向大家一拱手，仍踏着水去了，這裏朔兒如淵周飛培、元月、塔星、鳳彩、雲齊、紈齊、環等，各人都驚嘆了一回，方一齊往蕭山進發，不題。且說濟玄、鶴年、師徒二人與朔兒等道別了，仍踏着水走到响水口的對岸，暫尋了一個荒廟住下，專等孽龍出現，再把牠斬殺，等了兩日，仍不見水中的動靜，正在疑慮的當兒，忽見河水急切的向東奔流，順着大潮河歸納於海，濟玄便向鶴年道：「這斷竟狡猾極了，現在牠已由水底竊竊的逃往北海，想是避我們追殺了，可趕緊往前追去，於是便同鶴年踢水追出大潮河，來到北海，那知這個孽龍，由水底逃出了大潮河，來到北海之時，牠便大興波浪，展開身軀，由北而東行，瞬息飛奔數百里，濟玄

追牠不及，飛劍自不能傷牠，於是便和鶴年離開水面，使出騰空術，追趕前去，不一會，便來到台灣島，將這孽龍追到，仍用運氣功夫，吐出飛劍，將牠斬了，便對鶴年說道：「這台灣島是一個新興的邦國，其君主也是明室忠臣的後裔，你可將此孽龍屍體帶去，贈送此邦的君主，幫助他練些水軍，佔據各海島及沿海各地，以便與離塵島連絡，進取中原，光復漢族，並指示孽龍的屍體，將來作何用處，一切都教導過了，才和鶴年分別，仍回峨嵋三元觀修真去了。」這裏鶴年方和劉國軒相見，便同他一道來見鄭經，這事本書的第二回事情，至此方才結合起來，並非是做書的故意兜這個圈子，實在是事情太曲折了，不得不如此寫去，閑話休敘，且說承天府大將軍劉國軒領了畢鶴年，見了延平郡王鄭經，並說在東海親見鶴年師徒二人斬殺孽龍之事，鄭經聽了，知道鶴年有些來歷，便起身讓坐道：「小英雄不遠萬里而來，惠顧島國，必有見教，經雖不敏，願問來意。」鶴年道：「小子乃漢族一份子，自幼齡父母見

背，卽承敵師雲中子教養，粗知武術，並常聽敵師述及明朝亡國之慘，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我族被滿奴慘殺，仇忿填膺，恨不能化身萬衆，殺滅滿奴，以雪我族之恥，適因孽龍逃脫錮禁，由五華山竄至黃河，汜濫成災，敵師與小子追趕孽龍至此，幸而將牠斬殺，以除水患，敵師因見貴邦治理得體，且係明室忠臣，不忘漢族淪亡之慘痛，是以特命小子將孽龍尸體，獻與郡王，以便修造戰船，練習水軍，討取各海島及沿海各地，以與祖國志士連絡，然後進取中原，恢復漢族，鄭經又問道，尊師將孽龍尸體，賜給敵邦，究不識與修造戰船，練習水軍，有何關係，鶴年道，第一孽龍的鱗甲，可能避風避浪，祇要將鱗甲四對，裝在戰船的四周，任何巨大風浪，也不能顛動船身，將來渡海，攻略沿海的城池，便可以免除風浪的危險，第二孽龍的皮囊，可以製造水衣，躡身入水，身體不會下沈，人在水中，出沒自由，與敵人作戰，可以將敵人的船隻弄翻，如果敵人不習水性，便叫他葬身魚腹，第三孽龍的骨絡，是能駕御水

性的，若將龍骨碎成粉末，搽在油灰裏塗抹船身，船在水中，便非常靈活，一旦與敵人交戰，進退迅速，掉轉自如，勝利可操左券。第四龍肉可以製成乾粉，分賜水軍，與敵人作戰的時，吃下去，頓時胆氣雄壯，任憑海中有萬丈波濤，敵方有十萬雄師，也是猛勇殺敵，毫不畏却的。至於龍胆龍肝，小子留下也有別種用處。郡土如不以小子之言爲妄，可以當面試來，說了便在袋中取出兩片東西來說道：此便是龍甲郡王，可命人取巨大木桶一隻，貯滿了水，另使兩個人，用木棒攪成巨大的旋渦，若將此物擲下，立即平靜。鄭經聽說，即命人取到巨大的木桶一隻，貯滿了水，照鶴年所說的試驗一遍，果然不錯，於是便欣喜非常，即命武士兩人速將孽龍的尸體取來分解，命大將軍劉國軒監造戰船一千艘，招募水軍五萬人，又命軍師陳永華設法窺探沿海各地險要形勢，繪圖參考進攻的策略，即拜畢鶴年爲客卿，協助大將軍劉國軒訓練水師，並往中原連絡各志士，以便日後進窺中原的內臂助。畢鶴年拜

謝道，小子乃一介頑童，初出問世，自問武功劍術，尙可以效命於疆場，若軍旅之事，向未學習，承命訓練水軍一事，實不敢濫尸職位，至於連絡中原志士一職，尙堪負責，目下離塵島諸俠義中有白雲奇孟飛鸞夫婦二人者，精通水師兵法戰略，並熟習水性，小子意欲前往該島，請他們夫婦二人前來貴邦，編練水軍，並藉以連絡該島衆俠義，將來進取中原，實易如反掌，鄭經道，客卿所言極是，但不知該島俠士，可願前來敵邦否，鶴年道，該島的衆俠義，大半我已認識，彼此並有約言，日後共舉大事，小子前往相約，決沒有不願來的事情，鄭經道，若能如此，實敵邦之幸，但不知客卿何時前往，鶴年道，小子俟將孽龍的尸骸處置完妥後，立即前去，說了，便命人將龍甲、龍骨、龍肉，如法處置，又命人另將龍胆、龍肝，用兩個瓷罐分裝起來，提在手中，遂別了鄭經、劉國治、陳永華等，離開承天府，使起騰空法，直往中原而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兄妹鵲鴿相歡聚 鴛鴦福祿報佳期

却說朔兒周飛，如淵，培元，月塔，星鳳，彩雲，齊紈，齊環等，一日同來到蕭山，尋着俞海山，却好羅彩屏，小青，李媽，小毛頭等都在家中，齊紈忙問海山田牛兒現在有無信息，海山道：我到江南打聽好幾處，均未聽得牛兒的消息，現在究竟生死存亡，實在無從得知，至於羅家小姐家鄉，聽說仍然一片汪洋，幾十里的一帶村莊都淹在水裏，是否確實，我預備不日親自去一趟，承你兩位小姐所賜給我的兩大包細軟，已經陸續變換得三百多兩銀子，現在尙有好些珍玩未曾變換呢，齊紈聽了，便對李媽道：媽媽的丈夫，現莊尙未有消息，你在此處久住也不是事情，不如跟我們同到平江去，至於羅家小姐的家鄉，我此次正從那裏來，實在仍然大水一片，大約不到冬季裏，圩裏的水，決不會退盡的，不過暫時不能歸家，所幸的令兄羅良驥，現在已

經回來，將來骨肉團圓時，不妨重振家庭，此刻雖受了點委曲，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的了。羅彩屏聽說他的哥哥羅良驥回來了，忙問齊執道，姐姐如何知道家兄回來了。齊執道，他代我師父前往淮安有事，此刻也許回到平江了。說罷，指着周飛向她說道，這位老者，便是敝師周飛。周飛便向羅彩屏說道，令兄在前月往淮安，令表兄張家驊那裏去了。約定月後返平江的。我想羅小姐還是和李媽媽一道往舍下，待見了令兄後，再作計較好嗎。羅彩屏忙向周飛謝道，窮途落難之人，得蒙振救，使我骨肉團聚，實在感恩不盡。老伯的吩示，當然遵命的。齊執見李媽媽羅彩屏二人都願意回去，便對俞海山道，我所給你們的兩包財物，原是你變換的銀子，維持大家生活的。於今李媽媽和羅小姐都隨我等同往平江，此後是不須你担負責任了。所有的銀兩和剩下的什物，統共給你做點小本生意，維持你的以後生活罷。海山聽了，忙向齊執叩頭道謝。齊執道，不用謝了，我看你這個人還誠實，所以再幫助你。

哩，橫豎不是自己所有的，不過借我的手，轉送與你罷了，又何用你謝呢，說罷，便向大家道：我們此刻應該走了，朔兒道：事情已經解決了，我們當然即刻動身，此處還有什麼留戀呢，說罷，大家一同走出蕭山，一路無事，不一日已到平江，大家入了莊，繆穆英聽得周飛等回了，忙回鳳仙周斌周材出來迎接大家入廳，周飛便將羅彩屏和小青二人指向穆英說道：這是良驥兄的令妹，彩屏小姐和她的丫環小青，便將齊氏姊妹所經過之事，一總對她說了，並指着李媽又向她說道：這就是救齊氏姊妹兩人的李媽媽，鳳仙聽說，便對着彩屏面上，望了一望道：面貌簡直和良驥兄分不出來，真是一對璧人呢，說得彩屏竟不好意思起來，穆英忙向鳳仙啐了一口道：你這妮子，放着正經話不說，就像相面先生的樣子，難道一母所生的，面貌相同，便是一回稀奇的事情嗎，鳳仙忙又改口道：哦呀呀，母親不提，險些到忘記了一回事呢，良驥兄昨天方才回來的，說是已經和他表兄張家驊接洽好了，專候你

回來，同到離塵島去一趙哩。周飛忙問羅良驥現在那裏，鳳仙道：他和哥哥天虎，郝霍兒，倪四蠻，四個人到城外賽馬去了，等息就要回來。周飛忙問郝霍兒，倪四蠻，二人的傷口，竟全愈了嗎？鳳仙道：他兩人已經好了半個多月了。周飛聽了，更加喜悅，忙對大家說道：究竟良驥兄與張家驂怎樣接洽的，必須候他回來，與大家說明，方好準備呢。正說着，忽聞堂屋外面有人喊進來道：周老伯回來了嗎？大家定睛觀看，原來是周天虎，郝霍兒，倪四蠻，和一個英武清秀的少年，一齊來到廳內。周飛見是良驥，忙上前迎道：大駕到舍，適因老朽出門失迎之至，說了，便將各人的姓氏一齊介紹了。良驥看見自己妹子到來，不禁又驚又喜，忙問彩屏道：妹妹一別多年，現在各人都已長大了，若非周老伯說出，真是自家人見了面，都認不得了。現在父親平安否？你如何得到此處呢？彩屏聽了，不禁落淚道：黃河氾濫，三圩一齊崩潰，小清河同時也被冲破，父親因救圩，被淹死了，在今尸體尚不知飄到何處去了呢，並將自

已和小青如何落難，如何被齊家姊妹相救之事，前前後後說了，良驥聽了，不禁頓脚大哭道：「某實不孝，遠離父親膝下，以致此次黃河大水，不能爲父代勞救險，使父親慘遭淹死，皆某之罪也。」說罷，兄妹二人，又相繼抱頭大哭起來。周飛和大家都莫不代爲傷心。李媽忙上前勸慰道：「黃河水災，乃是沿河五省人民的大劫，古言道：在數者難逃，幸得羅小姐脫了險，此番又得骨肉團圓，真是萬幸。要知道沿河一帶的各村莊，全家性命葬身魚腹的，何止百千萬家，若把他們比較你來，真是福禍之差，又不啻天壤了。請你倆兄妹不必悲哀，我們還談些正經事罷。」良驥彩屏聽李媽說的有理，心中實在安慰了不少，便各收了眼淚。羅彩屏便問良驥這幾年離別家中的狀況，良驥便將在山西五台山鐵和尚那裏學藝的事情，對她說了，並說道：「如今家園變成澤國，欲歸不能，祇好候我和周老伯一路同往離塵島回來時，再送你上淮安張表兄那裏去，等待小清河圩裏水退後，慢慢的把屋子收拾好了，再行回家。」

周飛忙向良驥道，良驥兄說話，未免太把我看外了，難道我家竟招待不週麼，何必定要上淮安呢，良驥道，實不是小姪將老伯看外了，只因此次小侄往淮安時，敝姨母因先母去世後，已有多多年未見我們兄妹二人，所以這次見了我，如獲寶貝似的，定要教我回家稟告堂上，送妹妹到淮南給她老人家看看，臨來的時候，又再三叮囑，所以我才說送他到那裏去，否則彼此都是同志，還有什麼客氣不成麼，周飛道，如此說來，老朽就不便強留了，但不知貴表兄張參將那裏的事情究竟是怎樣接洽的呢，良驥道，敝戚家驊本非願意做滿清的官，因為清廷看見他是明室遺老的後裔，非要他出仕不可，否則要治他父親的罪，所以他雖受清祿，總想俟機反抗滿清，我此次和他接洽，他竟一口允許，不過他叫我和你同到離塵島去計商一下，必須該島有十分充足的力量，以及各路有充分的準備和連聯，方可舉事，先由離塵島發難，各路響應，他便率領兵衆控制淮北一帶，使清兵不能南渡，將江南諸省佔

領後，與淮南聯成一氣，然後北伐燕京，驅逐滿奴，光復漢族，周飛聽了，忙拍掌道：「好好，我們正要往離塵島去的，不妨明天就動身罷。」朔兒如淵培元月塔星鳳彩雲齊紈齊環等，也都贊成，大家正說着時，忽有庄丁引了兩個人進來，先向大家打了一個扞，再向周飛說道：「小人于善、于福等，叩請太爺的金安，敝主母特命小人等報送佳期，兼問太爺、太太、小姐、少爺等鈞安。」說了，便在袖中取出一隻紫檀拜盒，恭恭敬敬的呈上，周飛接過了拜盒，忙問道：「你倆幾時動身的？」府中老太太、少爺均好，應于善道：「我倆是前月下旬動身的，敝主母暨少爺託庇均好。」說了，站在一傍，這裏周飛忙將拜盒打開，裏面是一對玉如意，壓在一個大紅封箋上，再將封箋取在手裏，上面寫着「預報佳期」四字，再抽出柬帖，看上面寫着「謹占於九月十六日申時，親迎十二個大字，左邊又有于培德堂謹啓，一行小字，朔兒如淵等忙向周飛道喜道：「于雲兄與令愛佳期，某等準屆期回來恭賀。」周飛忙遜謝道：「屆時一定相請貴島各位。」

英雄前來觀禮，說了，便將拜盒交與妻子繆穆英收着，此時鳳仙早已到裏面去了，穆英便將拜盒接着，去到裏面，霎時霍兒、四蠻已擺上兩席酒席，東邊一席，是羅良驥、朔兒、如淵、培元、月塔、星鳳、彩雲、彩屏等八個人，西邊席上是于善、于福、李媽、天虎、周斌、周材、霍兒、四蠻等八個人，周飛自己却和妻子穆英在兩邊敬酒，一時觥籌交錯，賓主盡歡，直飲至三更時分，方才散席，次日，于善、于福、叩別動身，周飛、朔兒、如淵、培元、月塔、星鳳、彩雲、齊紈、齊環等，也同良驥離了平江，直往離塵島而來，一路並無耽擱，不數日便已到了離塵島，尙秋帆夫婦率同白雲奇、孟飛鸞、黃天德、邵青亭、鮑明、蘇豹等一齊下山，將大家迎上聚將堂，一個個的道了寒暄，秋帆便問朔兒下山後的情形如何，朔兒便將周飛和如淵兩處所準備的情形說了，並介紹良驥和秋帆等彼此通問姓氏，又問蘇豹三兄弟情形如何，秋帆道：周老英雄和如淵兄二處所準備的，成績確實不差，尤其良驥兄的熱心，代本島運動，令戚張參將深爲感激。

本島自從俞老英雄等下山後，又添了戰船五十隻，添募水兵一千名，每日除由白雲兄夫婦督練水戰外，又由天德、青亭、鮑明諸兄與小弟夫婦每日訓練陸戰，但這五十隻戰船，是運河的量船，因阻了風，齊停泊在吳江縣的河口，本島接得探目的報告，即由白雲兄夫婦二人率領浪裏鑽戰船一百隻出太湖，趁夜至吳江河口，先將押糧的清兵驅走，再將這五十隻糧船劫來，每船有糧米一千兩百石，共有六萬石，足夠本島十年的糧食，不過所缺憾的，就是蘇家三兄弟那方面，慘遭不幸，爲本島之事，竟犧牲了蘇龍和蘇熊兩兄弟啊，朔兒忙問何故，秋帆便說出一段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離塵島全體會議

聚將堂大衆聯歡

卻說朔兒聽說蘇龍蘇熊兩兄弟慘遭不幸，忙問何故，秋帆道：只因蘇家三兄弟，離

開本島之後，回到飛蟒嶺，訪問舊時打獵的朋友，本欲聯絡他們，將來爲本島的響應，豈知人心不古，却被少數的不良份子知道了，暗暗的報告於大同總兵趙賊超山，說是從前劫飛蟒嶺囚車的三個強徒，現在回來了，叫他趕快派兵去捉拿，趙賊聞報，便親自率領了兩營兵衆，將蘇家三兄弟住的地方圍起來，他自己和幾個弁目，前來捉拿，蘇家兄弟，聽得這個消息，連忙約了幾個心腹朋友，與趙賊抵抗起來，那知趙賊恃了兵多人衆，便將他們幾個人統共包圍了，蘇家兄弟和趙賊撕殺了一晝夜，雖未致被他捉住，但總是衝不出重圍，而且又無外援，看看幾個心腹的朋友，都被他捉去了，只得拚命衝殺，幸得脫出重圍，覓路逃去，不料突遇那賊的埋伏，亂彈齊發，蘇龍蘇熊各身中數十箭，頓時斃命，蘇豹兄躲入樹林中，由小路逃出，然左臂和背部亦中數箭，路中幸遇着矮先生，將他的箭創醫好，又贈他幾兩銀子做盤費，方才逃回本島呢，朔兒等聽了，都歎息不已，一齊說道，這個姓趙的逆賊，咱們

起義的時，非把他拿來，千刀萬剮不可。蘇豹憤憤道：「待到本島舉義時，我決計擔任攻打大同一方面，必須將那個趙賊全家殺滅了，方洩我心頭之恨。」秋帆便向蘇豹道：「令兄弟爲本島之事，被趙賊殺害了，雖是你的仇人，亦是本島同志的公敵，無論如何，非將他殺死不可。不過本島正在預備之際，一時尙不能行事，祇好請老弟暫且忍耐些，務請原諒。」本島此時力不能逮的苦衷呢。蘇豹忙說道：「本島預備舉義之事，爲重大問題，殺人報仇，乃是小問題，我輩行事，當先取重大的着手，然後方能達到個小的目的。」請各位同志，暫將兄弟之事，擱在一邊，趕緊討論重大的問題。要緊，良驥忙發言道：「據秋帆兄報告，貴島的糧食已經充足，但不知水軍和陸軍，以及各種軍備軍需與各方聯絡的準備情形如何，還望繼續報告，以便大家討論。」白雲奇道：「本島有大小戰船一千餘隻，水軍及大小頭目共一萬餘人，計分十大隊，第一隊游弋隊有大船六十隻，小船四十隻，水兵八百名，小頭目一百名，大頭目一名，平時

來往於離塵島，三元二島間，周圍二百里，游弋視察，有無敵人船隻侵犯界內，第二隊偵探隊，有中號船壹百隻，水兵六百名，小頭目二百名，大頭目二名，分往太湖六百里各港，又停泊，偵探蘇常浙杭水陸各路來往旅客情形，有無敵人踪跡，第三隊傳換隊，有中號船一百隻，水兵六百名，小頭目一百名，大頭目一名，專傳達偵探隊所得的消息報告於本島，又平時偵探隊離開泊地，本隊即時接替，第四隊衝鋒隊，有中號船二十隻，浪裏鑽八十隻，水兵八百名，小頭目一百名，大頭目一名，專與敵船衝鋒撕殺，攻掠敵船，並且將敵船弄翻，與敵兵在水裏搏鬥，第五隊接應隊，有大號船壹百隻，水兵一千名，小頭目百名，大頭目一名，專接應衝鋒隊，攻打敵船，第六隊生勁隊，有勁力水兵一千名，小頭目百名，大頭目一名，在兩軍相鬥勢均力敵之際，忽然加入，與敵軍撕殺，以生勁之衆，攻敵方疲勞之兵，取勝自易，如反掌，第七隊救援隊，有水兵一千名，小頭目百名，大頭目一名，專救護本軍受傷的兵衆，援助本軍。

攻打敵兵，第八隊供給隊，有水兵八百名，小頭目百名，大頭目一名，專供給本軍的軍用和食料，好使與敵軍作長時間戰爭，第九第十兩隊，爲後防隊，有大船壹百二十隻，中號船六十隻，浪裏鑽六十隻，精銳水兵三千二百名，小頭目三百二十名，大頭目四名，專供本軍後方的防務，爲本島的水軍大本營，總共水兵九千八百名，小頭目一千餘名，水戰時統由愚夫婦率領，陸戰時，便由秋帆兄編成陸戰隊，分歸本島諸領袖率領，接着黃天德報告道，小弟前由飛蟒嶺帶來兵衆二千名，後在本島又增募三千名，由秋帆兄兩夫婦及青亭兄、鮑明兄等，每日訓練編成常備陸軍四大隊，有小頭目四十名，大頭目四名，分駐於本島及三元島，臨時作戰，可由水軍抽調陸戰隊參加，這便是本島的軍備和軍實，天德說完了，朔兒又向大衆報告道，老朽和培元夫婦及女兒彩雲，自奉了本島之命，前往平江，及武進兩處探問，周老英雄處，已由羅良驥老弟代爲運動，淮安張家驊參將，現在張參將已允與本島連

合，彼處有精兵五千，軍備實足，約定先由本島聯合了各路英雄，準備充實的兵力，首先發難，各方同時響應，將蘇浙兩省的各重要地占據後，彼處的兵力此時必須控制淮北的清兵南下方，可與各路義兵聯絡，以便北伐燕京，驅滅滿奴，又如淵老弟處，已在武進縣城編練了保衛團兩營，所有的頭目，均係李老太爺舊時的心腹，一旦發動，都可以隨時效命，而且平時又是如淵老弟夫婦兩人訓練的，所以非常精銳，這便是兩路英雄所準備的情形，現在周老英雄已和如淵老弟兩處的各位男女英雄，陪同淮安張參將的代表羅良驥老弟，一齊前來本島會議一切，請大家決定何時舉義，良驥忙發言道，據各位所報告的情形看來，是本島的兵力比較充實，武進的保衛團雖然精銳，但人數太少，非待本島的兵力伸到該處時，不能發動，否則便沒有連絡，陷於孤立，而淮安方面的兵力，又須控制淮北的清兵，不能分兵到達蘇境，非由本島的兵力，佔領了蘇浙兩省的重要地，不能取得地勢上的聯絡，

就這兩點，據小弟看來，舉義一事，還須要北連淮河一帶志士，沿蘇北揚中各地，先與淮安取得聯絡，以謀進攻，南連浙閩海道一帶志士，爲萬一的退步，將進退兩方的計劃，準備好了，然後方可舉義。如淵朔兒忙起立鼓掌道：良驥兄所見教的極是，從此我們離塵島，又添了一位軍師了，不過蘇北和浙閩二處，誰能担負這種責任，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呢？良驥忙拍胸道：蘇北揚中一帶，由小弟担任連絡好了，只是浙閩二海道之處，有誰可以担任呢？說猶未了，只見邵青亭站起來道：小弟願往，秋帆忙問其故，青亭道：小弟有姨夫陳少卿，是浙江海門人，原在開封開設綢莊的，只因李闖攻城，他便同姨母回到海門去了，聽說那邊人民，大半以漁業爲生，以船爲家，所以小弟欲到那邊去一趟，想聯絡一班漁戶，爲本島水軍的後援，朔兒如淵聽了，忙說道：青亭兄若能到海門，先將一班漁戶聯絡上了，再將那裏的海島佔領幾處，以爲本島的遙應，爲萬一的退步，於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實是狡兔三窟之

計策了，如淵培元天德蘇豹鮑明月蓉星鳳璇珠彩雲齊紈齊環等聽了，都說道，這樣的辦法，是再好不過了，於是這一場會議，方始終決，秋帆忙命人擺上兩席豐筵，一則歡迎羅良驥，二則替朔兒等接風，東邊席上是良驥周飛朔兒如淵培元雲奇蘇豹天德鮑明青亭秋帆十一人，西邊席上是齊紈齊環月蓉星鳳彩雲璇珠飛鸞七人，其餘的大小頭和兵衆個個都有犒賞，這一番宴飲，莫不興高彩烈，直飲至月掛樹梢方才撤席，做書的暫把離塵島這一番熱鬧丟開，再說莫參將的那一方面，且說莫壽年因左目被月蓉的袖箭打眇了，右臂和右肩也被齊紈的鋼丸打穿了洞，失落了手中的兵器，逃入兵衆裏面，指揮退却，周五吳六徐勝三人跟着兵衆退到北關，方才發現傳欽差的尸身，倒在一邊，首級和心肝都沒有了，王矮子和董武二人也被殺死了，乃急急收了隊伍，將自己的傷口敷裹了，又將周五吳六二人裹了傷處，派人抬回南院，却和徐勝計較道，你我二人，却是保護欽差的，如今竟失了

着，被人刺死，這個保護失責的罪名，何以能担負得了呀！徐勝道：禍起倉卒，你我二人又不是神仙，那能知道？况李七王矮董武等都被殺了，料想這班狗男女，或是劍仙俠客之流，前來報仇的，你我只得將這種情形，據實稟呈阿克山將軍，奏知皇上，聽候聖旨下來辦理便了。我想參將業已受了重傷，決不至再加罪於你吧。莫壽年道：現在弄到如此地步，也只有收兵回到江南，據實稟報阿將軍，別無他法了。過了一夜，次日即帶領兵衆回到金陵道路而來，沿途並無事故，不數日已到了南京，見了阿克山，便將傅欽差被斬的情形，據實稟報，阿克山大加震駭，即時備了奏則，奏知康熙皇帝。康熙皇帝閱着了奏則，大爲震怒，立即御批聖旨，迅命兩江總督馬玉龍暨將軍阿克山務獲在逃兇犯，不得延誤，致漏法網。參將莫壽年保護不力，着記大過一次，欽此。這一道聖旨，發到南京，猶如霹靂雷霆，兩江總督部堂，即時行文撫憲道及各州縣，一體訪拿各刺客，並於各處張貼告示，懸賞告密，暫置不題，且說非

非僧由小清河鎮逃回上塘村，見了畢玉海，便將遇見周飛的一段事故，向他說了。玉海道：他們又如何來到小清河鎮呢？非非道：想必是因爲要劫欽差大臣的賑款之故，所以才到那裏的。玉海道：你那師弟董武傷了性命，不是又失了一臂之助嗎？非非道：這到不然。我看董武他既是傳欽差的保鑣，於今被殺了，此後必有其他問題。等到那個時候，我正好借此爲進身之階，報告官府，說我親見董武是被周飛殺死的，並將周家班的地方指出，好教官府捉拿他們。我們趁着這個機會，也可以幫助官府，殺死他們幾個人，不是也可以報了我們的大仇嗎？玉海道：話雖不錯，不過總要候鉄臂回來以後，看是如何情形，再作道理罷。我想你現在橫豎沒有事情，何不先往蜀山湖去一趟，究竟馬起旺是被打傷了，不能來到我們這裏，或是因爲蕭四兄死了，竟與我們斷絕關係呢？非非道：我便去一趟也好，到底看看他是什麼一回事兒，說了，便動身往蜀山湖那邊去了。這裏畢玉海又寫信往無錫，將周飛到小

清河打劫傅欽差之事，告知秦霞倩，叫他在江南打聽打聽，是否有這種事情，趕急回他的信息，過了數日，非非僧已由蜀山湖回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喜氣盈庭廳前同來賀客 笑語傾座莊外忽到仇人

却說非非僧由蜀山湖回來，便對玉海說道，馬起旺因在平江被周家班打傷了右目，左肩又被砍傷了，回家醫治了月餘，方才醫好，所以蕭四兄前次的喪事，他不能親自到來，我這次去看他，請他來商量報仇之策，他說他要去泰山玉泉觀約他的師妹一同前來，並叫鉄臂如果回來時，務必要等他，玉海道，難怪前次他自己沒有來，這樣以來，我們到錯怪了他呢，說着，便在衣袋中摸出一封信來，說道，這是敵徒秦霞倩寫來的，說是欽差傅腊塔在小清河鎮被刺，現在有佈告張貼各州縣訪緝這一班刺客，並有賞格招人告密，我想這不是周家班做的事情，又是誰呢，老弟你

既然親見周家班的人在小清河鎮殺了董武，不如趁這個時候前往南京兩江總督衙門告密，既可以拿着賞銀，又可以報着仇恨，這不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嗎？非非道，雖然如此，必須等待鐵臂起旺，二人來到，大家把辦法商量好了，然後才可以去啦。玉海道，這到不必，古語說事不宜遲，萬一遲了，給周家班得了風聲逃走了，豈不是空費氣力麼？依我的意見，你還是先到南京去，鐵臂和起旺來到時，我可以把這話告訴他們，以後我們都在平江會齊好了，不過你須順便灣一灣無錫，和霞倩說一聲，叫她到平江去一趟，並不要她在我們一道和周家班撕殺，不過此番報仇，也要教她親眼看一看呢，非非道，既如此，我便往南京去一趟了，說着，便和玉海告別，逕往南京而來，暫且按下，且說離塵島衆俠義，自從那日在聚將堂決定了辦法之後，次日大家便分頭出發，周飛齊執齊環，三人同回平江，羅良驥雖然是擔任蘇北的工作，只因要送他的妹妹彩屏往淮安，所以必須要同周飛等先到平江一趟。

然後再能北往，如淵月蓉夫婦二人同回武進，邵青亭便約了鮑明一路到海門做幫手，大家離了離塵島，於中途分別時自有一番贈勉的話語，暫且不題，且說周飛齊執齊環良驥四人，一同回到平江，良驥便同彩屏小青一路前往淮安，周飛送過他們去了之後，便和妻子繆穆英商議道，今天是七月十六日，離喜期祇有兩個月了，女兒的妝奩，你可備辦完妥了沒有，穆英道，這些事情，要你來問我，那裏還來及哩，老實說，各項已經預備好了，到了那一天，你百事不要問，只準備送他們兩口兒回去結婚就是了，周飛道，能得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還有一層，我也須和你商量一下，因為于家和我家是兩地結親，並非同住在一個地方，雲仙要來親迎的一件事，我想不必用這套禮節，最好到了那一天，他那邊只須派來人夫彩輿，由我這邊送到牛塘橋好了，否則或者就在我們這邊招親，待滿月之後，再送他們兩口兒回去，這不是省事得多麼，穆英道，你平常做事，總是馬馬虎虎，這一回到看你不出，竟

想得如此周到，要是你不題起，我簡直把這件事忘着了，我想明天就教齊家姊妹兩人跑一趟，把這話對於老太太說一聲，隨她老人家採用那種辦法都好，齊紈齊環聽了，忙站起來道：這到是一件要緊的事情，我倆就去跑一趟來，說着即時動身，不數日到了牛塘橋呢，將周家的意思對於老太太說了，于母道：難得周親家這樣的原諒我家，我是沒有不贊成的，我想喜期也快了，不如就叫雲兒和兩位小姐一同到周家那邊去，先在周親家那裏招親，待滿了月，請周親家的人，一齊到我們這裏來會親，這不是既省事而又兩邊都熱鬧嗎？齊紈齊環聽了，齊說道：你老人家這個辦法很好，周師父真把不得要照這樣做呢，於是于母便叫于善把對面房間收拾了，款留齊紈齊環姊妹二人，過了兩日，齊紈齊環告別于母，便同雲仙子善同到平江，一路無話，不一日早到了周家莊，見了周飛繆穆英，齊紈齊環二人，便將于母的意思，向他說了，雲仙也忙拜見道：小婿過蒙愛惜，家母十分感激，故不拘浮文俗

套，便命小壻和齊家姊姊同來，叨在至戚，諒不嫌禮節欠週了。周飛道：「你我既由友誼而成親戚，彼此又是開通人，用不着那些虛禮。照這樣的是真好沒有了，說罷，便叫郝霍兒倪四蠻二人收拾了三間書房，讓雲仙主僕二人住下，光陰似箭，這一日已到九月初八日，周飛繆穆英便叫天虎幫同郝霍兒倪四蠻，將東邊五間新屋收拾齊整，預備做新房。周斌周材也幫同僕役等掛燈結彩，整整的忙了兩天，直把前前後後點綴的紅燈高燭，喜氣盈庭，一個個興高彩烈，忙得不亦樂乎。周飛繆穆英老夫婦二人，也很是欣喜，到了初十日，周飛便去叫來一班鼓樂堂會，先在新房中熱鬧起來。這一天前前後後燈燭輝煌，又擺了四桌豐滿的酒席，款待這班人。要開席的時候，忽然如淵夫婦二人到了，見了周飛老夫婦，連忙道喜。周飛道：「你兩位來得真湊巧，請趕快入席，如淵忙搖手道：「請外客先入席吃酒，我兩人可稍微等一下，恐怕離塵島今日論不定有人來呢。我在前月就寫信約他們，準於今天會齊的，周

飛道，小女婚事，多蒙賢夫婦記念，甚爲感激，說猶未了，四蠻飛奔入內道，離塵島星鳳小姐和彩雲小姐，同一位姓尙的夫妻二人，都來到莊前了，周飛聽了，忙和天虎如淵月瑤到莊前迎接，星鳳彩雲見了如淵月瑤二人，便說道，畢竟是你們夫婦二人近水樓台，搶先得月了，如淵忙笑道，我倆也只剛到一會，算不得搶先，還是你們不失約到保障我夫婦二人說話有信用了，周飛道，他們二位，剛才還說你們也來，我還以爲不得有這樣的準期，那知話尙未了，你們四位便到了，相是老朽的門庭榮幸了，於是大家便一齊來到客廳，星鳳便道，離塵島衆俠義，自從接得如淵兄夫婦二人的約函，卽派秋帆兄夫婦二人爲全體代表，前來賀喜，我和彩雲妹妹，是以私人資格，前來幫忙的，周飛聽了，忙又向秋帆璇珠二人遜謝，秋帆道，貴府喜事，島中各位本應全體前來賀喜，只因職務和防務羈身，不能全行離開，所以派敝夫婦二人代表大家，向老英雄道賀，並申敬意，說了，忙將賀禮呈上，原來是一幅大紅庫

緞的喜幃，上面繡了福祿鴛鴦四個金字，上款繡的是雲仙先生鳳仙女士結婚誌喜，八個小金字，下款是全體同志拜賀六個金字，很是富麗堂皇，周飛收下了，便即時命僕人張掛在大廳當中，兩邊也有不少的喜聯喜幃，於是又命四蠻霍兒二人趕快添擺一桌酒席在廳上，便請秋帆璇珠兩夫婦分坐上座，如淵月瑤兩夫婦次座，星鳳彩雲二人又次座，由周飛雲仙二人親自陪酒，散席後，周飛雲仙又陪着大家回到新房中來聽堂會戲，這一夜的熱鬧，直達紅日上升，堂會戲方才演完了，大家各去安寢，從這一日起，一直鬧到結婚過後，沒有那一天沒有堂會宴樂，到了三朝，雲仙鳳仙二人又去城外拜祖先坟墓，到晚回來時，大家又鬧了半夜，方才就寢，次日秋帆夫婦便欲辭別，周飛老夫婦那肯答應，忙說道，各位既是看得我起，特意來到舍下，縱不得久住，至少也要候小女密月後，待老朽送他兩夫婦回家時，才可與各位分別，秋帆道，非是小弟不肯久留，無奈小弟來時，暫將職務交託俞老英

雄管理，島中各位又再三囑咐，說是防務要緊，叫小弟三朝後，便要動身回去，所以才向老英雄告辭。老英雄如果情不能捨，可教敵內在府中多住幾天，到也沒有什麼關係。周飛道：如此說來，實在是職務要緊，老朽也不便十分強留，就遵命好了。於是秋帆忙同璇珠說道：周老英雄，既然好意相留，你可以和星鳳彩雲二位小姐一道回去好了。璇珠答應了，忙問星鳳彩雲幾時動身。星鳳道：我本要早日回島，只因鳳仙妹妹說她到了牛塘橋以後，還有一件大事，要和我商量，約我和彩雲妹妹一道送她到于家去一趟，所以我們兩人又不得不耽擱些時日了。說了，便眯着眼睛，向她一笑。璇珠知道她是在打趣自己，忙說道：既是你兩位要送鳳仙妹妹，一同到牛塘橋，我又不得不相陪了。說了，也眯着眼睛，向星鳳笑了一笑。秋帆知道她們兩人鬥趣慣了的，也不接嘴，忙向周飛如、淵月、瑤等告辭，趕向離塵島去了。這裏璇珠忙同星鳳、彩雲、如淵、月、瑤等，來到鳳仙的新房中，却好齊紈、齊環、雲仙、繆、穆英等都

在這裏談天，見了她們來到，忙問璇珠道：秋帆兄當真今天就動身了嗎？璇珠點頭答道：他因為島中有事，所以要早些回去，又因你們都在新房中作什麼消遣，所以也不來和你們告別，叫我代為致意一聲。星鳳聽了，又撲嗤一笑，向大家說道：是的，秋帆兄臨走的時候，把離塵島的全體代表的責任，統都交給她了，你們如果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必須與離塵島接洽的，便和璇珠姐姐接洽好了，說的璇珠和大家都笑起來了。鳳仙忙向璇珠道：你來的正好，我正有事要和你接洽呢，我昨天聽得齊家姐姐說道：他在小清河鎮鬧的亂子，現在各處都有賞格佈告，招人告密，我想這種事情，終久要發覺的，所以我把這種消息，特和家父母商議，暫將此地的莊子交給莊丁看管，家父母和家兄弟齊家姐姐等，先送我倆回牛塘橋，等會過了親，再往離塵島避一避風頭，你看這樣辦法要得嗎？璇珠道：這種事情，要是發覺了，實在關係很大，此地乃是一個孤單的村莊，萬一有大隊兵馬前來包圍了，雖然不致於

就被他們捉到，但殺出重圍，保護全家性命，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呢，照我看還是提前避免的好，繆穆英道，我昨天已將重要的東西檢點好了，預備明天就動身呢，正在說着，忽見一個莊丁飛奔新房中來叫道，莊外來了一大隊人馬，將莊子四面圍住了，莊主得知，已和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倪四爺郝霍爺等，一齊殺出去了，叫我來送信給你們，趕快預備殺出去，齊紈聽了，忙對鳳仙繆穆英道，你倆和于姑爺在家裏照應了，我和大家一齊殺出去，於是齊環如淵月塔璇珠五個人，一齊拿出傢伙，由莊後殺出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喜氣盈庭應前同來賀客

笑語傾座莊外忽到仇人

七四

